

长安一片月 万户诵诗声

——试论画家王西京的诗性思维

丁芒

金台记：

2010年，王西京当选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主席，打破了陕西省作为美术大省却25年没有美协主席的沉寂局面。仅此一点，说明他必有过人之处。

承诺实现美术大省的突围之路，并做出了系列战略规划，有思路、有魄力、有能力、有干劲，上任3年时间所展开的工作，已经显示出他卓越的领导才华。

王西京的才华，更体现在他是一位当代著名的人物画家。他对继承传统文化创造当代艺术具有很强的历史使命感，对本民族文化艺术具有自觉意识。在人物画创作方面，他没有重蹈前人的老路，而是以自己传统的继承、发展和作品当代性的独立思考，以精湛的造型技巧和深厚的笔墨功力，再加之自身文化底蕴和生活感悟，形成了具有自己个性特色的绘画面貌。

他的人物画作品中非常注重“线”的运用，努力对用线形态进行着变革，而且具有了新的突破。这体现在他的作品中，线条飘逸风韵，境界浩瀚深远、静寂空阔。应该说，他是在用线构筑着作品的诗意化境界，在为把西方素描写实造型更成熟地融进以线为基础的中国画写意造型之中，做着新的思考与探索。这样的探索实践，对新时代中国水墨人物画创新、发展意义重大。



春潮

我国筹办奥运会期间，曾特制了一批专赠各参赛国首脑与代表团长的特种高级礼品，这就是足以体现中华文化精华的“陶艺挂盘”：邀请全国最具名望的画家作画，熔烧成精美绝伦的陶瓷大盘。我受邀为这批名画——题诗，共六十九首，其中就有声震全国的大画家王西京的一幅杰作《板桥小像》：“瘦竹幽兰板桥，仓皇梦里获萧萧。一幅衙斋听苦雨，启人清志润人毫。”诗虽不足与画的高迈意境相匹，但也可算是我与西京心灵的首次交流。

想不到五、六年后，西京又从茫茫人海中寻觅到我。这时我已经八十九岁了，自觉精力渐衰，所谓物极知知的敏锐度已远不如昔，友人、夫人都劝诫：日常玩玩书法算了，序评之邀一概谢绝。余唯唯。但当事人一说到“西京说你曾为他题过诗”时，性情的热火勃然而兴，冲决了理性的堤防，我决定再深度理解一下这位知友。几天来细读他捎来的画册和

文字资料。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画文脉研究·王西京卷》，厚厚一册，连同画册上的序文，我都圈圈点点，把西京其人、其史、其思、其画……五脏六腑都透视了一遍。一句话：真把我惊呆了！尤其是《王西京访谈录》是西京的“夫子自道”，那种对宇宙、世态、人生、审美的深度剖析、高度领悟，以及对精神境界的执着追求意念，深契吾心，许多还是我虽已意会却未言的东西，我钦佩极了，一腔“高山仰止”之慨油然而生。想到他1946年出生，正是我投身革命参加新四军的人生大转折那年，那时我已21岁了。而西京的青少年成长期，恰恰正是中华文化遭到严重破坏、左崇横行直至“文化大革命”这近二十年的阶段，而西京竟能《落花人独立》（西京画名·下同），不作《江歌一曲随波去》，却《伏虎禅定》式地，把中华文化的核心观念全部纳入腹中，又在此一坏沃土上萌芽、滋生，峥嵘发出了一个黄钟大吕似的人物画家，名动中外，声播五洋！这是此期间饱受左祸之苦，辍笔停摆、内壁泣血、徒耗年华二十春的我，所无法想象的。我说王西京是个奇才，他首先是奇在成长期的这番自策与禅定。

在读了许多书画大家和学者对他的艺术特色和造诣所作切中肯綮条分缕析的评论文章之后，叹为观止，觉得没有重嚼其味的必要。反复思量，想到我在阅读西京画作的时候，常常出现一个奇怪的念头：王西京仅仅是一个画家吗？不，他还是一个思想家，又不，他还是一个诗人。我把画的品味高低比作一座塔，三层，底层是画；二层，是有思想的画；三层，是有诗意的画。我认为西京的画似乎已经攀登到最高层。关于“定位”的思索，一直伴随我在审视他画的过程中，逐渐凝结、丰富、强化。在决定不必重复已有评文内容，而应别出心裁、别开生面之后，我为这篇文章定下了主旨：王西京是一个以画作诗的诗人。

诗是文学中的文学，当然也是一切艺术作品的审美制高点。“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中国画的审美传统观念。有了这种观念，能促进画家们从具象到抽象，即“超四维”的思想运作。但古人没有对此观念作深度的解释。“诗画同源”，源在何处？就在于意与象的碰撞、结合。或因意驱象，或因象起意（如触景生情），从而互动、互促、互变、互延。诗与画的细胞都是意象。写一首诗，画一幅画，就是按照题材的时空规律，进行众多意象之间的组接。但组接意象，画比诗要难得多。写诗是“通过抽象（文字）写抽象”。如表现蒲松龄的凄冷处境，诗人写出破炕昏灯等典型物象的字样即可。而画则须“通过形象写抽象”，必须把这些典型性的形象画出来，才能传达其意。又不能罗列，需更具典型性。王西京在《蒲松龄》这幅著名的画中，加画了一张巨大的蛛网，蛛倒悬于全幅中线，破炕昏灯仅置于一角，而蜷坐于画面下侧的蒲松龄则转眼凝视着倒悬于中轴的蜘蛛。这一强烈鲜明的意象链接，对蒲松龄的落寞心境、悲愤情绪真是传达到了位，特别能震撼人心。诗用例如起承转合的规律来建构全诗意象，画则只能在其区区一张宣纸的平面上，进行各单个意象的有机配置，何况还需注意诗意的凸显，所以绘画的“结构学”更难于诗。我接触过不少书画家，能够写诗者寥寥。许多人即使向他讲了百遍：写点诗，多做诗性思维，大多一脸茫然，有的掉头不顾，都是抱着个“笔墨功夫”不放。有些工笔画家，画来画去总是一条横枝两只鸟，着实在笔墨上显了功夫，却怎么也看不出什么高意来。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这样的画只能迎合审美水平极端平庸者的眼光。

王西京之所以成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中国时代先锋人物”，“第四届中国改革十大最具影响力新锐人物”……种种殊荣的现代人物画家，我想富有诗性思维，并能运用种种技法，促使形象向抽象（意）的转化，这一方面应该认定是导其画格进入更为高级境界的主要原因。不妨综合细读时的领悟，分类述之。

一、夸张法（加法）：为了完成诗意的传达，夸张往往是直接有效的手法。这在诗歌界已成共识，只有不懂诗的人才说你“说过了头”。而在绘画上，就须通过景物具象之变形、通过变易笔墨、色彩甚至皴擦手法等办法来实现。西京画中夸张手法的运用，不胜枚举。《大千观荷图》几乎全幅画是单线勾勒纷繁浩荡的荷叶荷花，而中心人物大千的立像只占左上一角，以此突出人物横吞大千世界的气魄，“一览群山小”的笔力，而蓄着长须的张大千本人的形象，众所周知，置于一角，反主为宾，有何不可？他画的《太白吟》、《醉八仙》、《天下都乐》、《钟馗》、《达摩》，人物身上无衣无裘，

都被泼上大块墨渍，以传达画中人物的刚正、豪迈、英烈、博大的胸襟、气度。

二、内凝化（减法）：人物画，重点当然是人物；画人，当然重点是脸部，一切衣着、竹木、陈设都是陪衬。既是陪衬，可用亦可不用，标准是对人物的精神世界的表现传达有所裨益。因此在手法上，如位置的配当、线条色彩的浓淡虚实等等，都要“向心内凝”。西京画在处理陪衬物象一般都用减法，大体是人物脸部特别着力，甚至层层加皴，使表情明显，而衣着一般都凝缩为几根线条，其余陪衬物更是逸笔草草，有的竟看不出究竟是什么，也许他画的时候根本就不想让人看懂。大多是为了表现人物的需要，如《落花人独立》之花，《竹林七贤》之竹。而《李白吟》在李白擎杯的上空，他画了个黑色的月亮，无云无雾。画月，是为了表达“举杯邀明月”之需要，但西京破天荒地把“明月”涂成“黑月”，则是“向心内凝”，强化传达李白愁愤心情的需要。诗的语言是可以超越科学和理性的，赋以诗意的绘画语言，同样可以超越实象。于此亦足以见出西京的诗性思维的深度。

三、象征化：象征、暗示，是传达诗意的高妙艺术手法。只知攀山范水的诗人，有如照猫画虎，一味平铺直叙，等于照相，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写不出真诗来。以“老柳犹飞三月絮”来表达与爱人分别时的老泪纵横；用“一林鸟语泻成湖”来概括敬亭湖之动人秋景，都比直道其详高明、动人，这就是运用象征手法的特殊效果。绘画中运用象征手法以传达主旨立意，同样能起到提升诗意的作用。西京画中也不乏其例，如《远去的足音》，单从画面看，义愤填膺的六个人物，即使面部和体态刻画得那么传神，不熟悉历史的青少年未必就能看懂画的谁？为什么这样悲愤？看了画上端那一大篇文字说明，才能理解这远去的足音。聪明的西京只寥寥数笔，在戊戌六君子足前画了十几片血红的枫叶：一是暗示了这幅画是一件历史上的血案；二是象征着画中著名维新派人物谭嗣同“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临刑前的悲思壮慨。这几片红枫正是他们即将喷涌的一腔热血。

四、朦胧化：朦胧就是不确定、不指实、不工细。因为朦胧，就促使人产生想象而灵感涌动，使作者显示的审美对象，在读者心中引发许多补充。这是诗之讲究含蓄、富蕴余味的一种常用的也是高级的艺术观念与手法，运用得当，艺术效果大大高于写实。西京的画风格各异，大体分两类，偏于写实的画，如几位领袖画像《兵谏一九三六》、《阿Q画押》，以及李清照、瞿秋白、鲁迅等的画像都很厚重、精细、贴实，有的还非常清嫩（如李清照像）。大量的画却是线条疏放，人物面部淡写，衬景简约，逸笔草草，却又饱含气韵，看去使人目眩心摇，灵感涌动，陷于悠然遐想之中，不再追究什么实像。我认为前一类写实风格的画，充分体现了西京笔墨功力之深厚，而后一类画则是他性情所钟、诗性思维的灵感。两者均堪臻当代画坛高端之作。而能索解的朦胧化作品，正如从其坚实的根基上萌发的鲜艳夺目的花朵，散发出新颖清秀的香气，沁人心脾，发人遐思。其写实的佳作，可以踵及者固有，而其诗性郁勃之作，四顾画坛，足与比肩者盖稀。

五、通感化：人的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之间可以相通，看到古琴，就似有优雅的琴音在耳边缭绕，实际上并没有人在弹奏。通感的基础在于人们对生活经验的唤起，在于联想。绘画是时空的画面锁定，欣赏绘画只需视觉。如何让人们通过对平面、静止画面的谛视，超越视觉三维（点线面）的局限，启动各种感觉渠道去驰骋想象，形成“幻觉”，获得更广更深的诗性审美满足，这就要靠画家推出启通感通的“通道”。除了上述各种方法之外，运用通感，也是重要的手法之一。王西京当然也是运用通感廓廓画意诗情的高手。看了他的杰作《黄河揽胜》，从其“水流夺壑之势，能不听到惊天撼地之声”；从其“雾沫腾飞之姿，能不遐想花晨月夕之静明”；那蕉荫的琴韵茶香，八仙醉后的鼾声，不都从画幅上腾升而起，进入读者的耳际？而西京还有另一种通感手法，更使人称奇。他把文天祥的正气歌、瞿秋白的赤都心史，都写在他的画像之上和两侧，如丰碑、如大树、如垂帘、如栏杆，不但以他们的代表性文献，明显地传达其丰沛的思



王西京，1946年8月生于陕西西安，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协中国书画委员会、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美术家协会主席、西安中国画院院长、西安美术家协会主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西北大学、云南大学、西安美术学院教授，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一级美术师，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

想及生命的价值，还形成了画面的有机组成部分。《江歌一曲随波去》，则把诗句题在虚白的江波上，字行还随波荡漾，如水上的一行浮萍。更形象地动势地呈现了主体人物远颺的歌声。读者这种感觉上的转换，极大地丰富了画面主体诗意的饱满及感染力。

我戎马半世，诗文一生，老来才有时间涉足书画。书，自成一格。画，则欣赏而已。我不是科班出身，只在诗学的探究中游刃徘徊及于书画，作了番另辟蹊径的摸索，为当代一些书画家写过若干评文，题过数百诗曲。此番能与鼎鼎大名的画家王西京继续前缘，以垂暮老朽的菲薄之见，冲冲天鲲鹏之大翼，得失可知。文题也是象征性的，一并请西京与方家诸公赐教！



太白吟



骊宫春韵图



远去的足音

主持人：李树森
电话：010-65363425
E-mail: haiwaiban@126.com
人民书画艺术网：www.people-art.com.cn
北京九州金台书画院